

与 佛陀 对话

永生的白象

凡情与圣解相融
传统与现代联璧



李觉明 著
林 沁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164

B94-449
L62

凡情与圣解相融
传统与现代联璧

与佛陀对话

——
永生的白象



A0721064

林 沁
李觉明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重铸现代理性之魂

——代前言

二十世纪，文明的世纪，科学的世纪，现代化的世纪。

人类的脚步跨出了地球，印在布满宇宙尘埃的穹宫中，驱散了嫦娥无尽的寂寞。

火星探测器正降落在那个曾让人神往的星球上，开始生物起源的探索。

“克隆”技术的诞生，使人类真正圆了上帝之梦。上帝一星期造人的神话不再是神话。

人类亦尝试着“补天”，补南极日渐扩大的臭氧洞，女娲正面临“失业”的危机。

这一切，是否预示着人类正在主宰自然？

进一步，是否预示着二十一世纪是人类更大跨度的世纪——即科学、文明的世纪？

再进一步，是否预示着人类生存方式的更高形态的起步？

当“深蓝”战胜现今顶尖棋手时，有人为人类败在自己制造的机器手中而悲哀；

当“克隆”技术对人类的繁殖提出挑战时，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限制这一技术；

当“核武器”构成毁灭地球的数十次威胁时，各国政府不得不联合限制其发展；

这一切，是否意味着科学的死亡？

进一步，是否意味着文明的退化？

再进一步，是否意味着人类自身正走向毁灭？

资源日益锐减；

生存环境日益恶化；

物种快速地灭绝；

无法战胜的癌症、艾滋病；

人类如此的脆弱、孤独、彷徨、无助。

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

人是天地万物之精华，有所谓万物灵长之称。文明的进步是因为人类的聪明，但并不能就此证明人类是自然的主宰。恰恰相反，面对自然，人类的一点点文明根本不足以自傲。

人类之“尊”，体现在自尊，即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。然而，这却是人类尚未解决的致命之伤。

人类聪明，但聪明并不等于智慧。人所面临的困惑、困境，都是智慧缺乏症的表现。

人是由肉体组成的，这就决定了人的欲望的绝对

性，而理性只能是相对的。

这正是人类的最大悲剧，因为人渺小得自己无法战胜自己。

昔庄周梦蝶，醒来自问：“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，胡蝶梦周公与？”这一问成为千古迷惑。当灵魂远离肉体作虚幻的游历时，庄周的发问尤有意义。恍兮惚兮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人之存在何处去寻参照系？

红尘滚滚，滚滚红尘。

轻问一声：“几人能看透？”能经此一问的可有几人？

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名利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——这种境界难道仅作纸上观？

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，难道注定该以“禅房花木深”为背景吗？

浮躁，空虚，功利，现代文明社会里的病症。缺乏宗教式虔诚的约束，崇高理想信念的幻灭，是这一病症之病因。

人需要参照系，社会需要治病良方。然而，答案到何处去寻觅呢？

所幸的是，答案在东方。

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，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。

一方的色彩，揭去了满天的睡意，唤醒了四隅的

明霞——光明的神驹，在热烈地驰骋……

歌唱呀，赞美呀，这是东方之复活，这是光明的胜利……

佛，
觉者，
真理的觉醒者；
心灵世界的觉醒者；
生命意义的觉醒者；
人与自然和谐意识的觉醒者；
……

其实，凡与圣仅仅一字之隔。悟则为圣，为贤，为神；不悟则为凡，为俗为众生。佛陀之神圣，贵在于大彻大悟，对生命意义及宇宙天理的彻悟。

平等、博爱、自尊、自信、独善、兼利、无私、舍己……

佛陀的思想无不闪烁着理性的光芒。其精深的见解，洞悉人性事物的能力，完美的人生态度，崇高的人格涵养，无不为今日人类行为之表率。

理性与食欲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。而肉体 and 灵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。肉体可能背叛灵魂。有如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其貌不扬，一个灵魂高贵的男人其貌不扬。正如荷马是瞎子，贝多芬是聋子，拜伦是跛子。

然而，灵魂却是肉体的主宰。守住灵魂，使之净化，则我们的世界春光明媚，其乐融融。守不住它，一味沉沦，我们就会浑浑噩噩，随风飘荡；世界也将沸沸扬扬，永无得救之希望。

继先哲之遗绪，发潜德之幽光。佛陀的思想将是我们灵魂的最佳净化剂。

先哲王阳明日：“新故相资而新其故。”

扬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

批判，继承；

继承，发展；

斯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代阶梯。

作为一种思想，一种文化，佛陀必然为其所处的时代所局限。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是我们对于传统的一贯主张。

帕斯卡尔曾说：肉体不可思议，灵魂更不可思议，最不可思议的是肉体与灵魂结合在一起。

改帕斯卡尔说：“健全的肉体是奇妙的，净化的灵魂更奇妙，最奇妙的是健全的肉体 and 净化的灵魂结合。”我将这段话奉献给未来二十一世纪的青年。
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。

佛陀驻锡在印度阿拉巴特附近的一个树林中，他取下几片树叶放在手里，问他的弟子道：

“比丘们啊！你们意下如何？我手中的几片叶子多呢？还是这片树林中的叶子多？”

答案自然不言而喻。

我这里要告诉诸位的是：本书只是对佛文化宝藏作了浅显的发掘。佛法无边，我们所做的仅是抛砖引玉。人类的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掘，有待于二十一世纪的有志者。

1997. 8. 18. 于太湖龙山宫

①

吞川纳海

——开放的传统文化

陶孟和先生在《国粹与西洋文化》中说：“每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，除了逐渐的多少改变了自己的文化形式以外，还不断的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。所谓中国的文化，如果从言语、生活方式、用器、思想诸方面仔细考察，乃是一种混合物，乃是由汉族、苗族、西域、波斯、印度、蒙古族、通古斯族，还有间接的希腊罗马，或者还有其他的民族所融化而成的文化。同样，所谓英国文化包括有益格鲁人、撒克逊人、诺斯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、犹太人、克尔特人，以及其他文化的传统（连中国的影响都是）。在现在世界大通的时代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诩他有固有的国粹，最多只能说各国文化有独具的风格。”

斯言一语中的，道出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内涵。而今，人类正朝着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迈进。在此世纪

转换之际，古老的中华文明又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与挑战。

然而，人们不禁要问：二十一世纪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纪呢？谁都不是预言家，谁也无法对未来作出若干准确的预测，但鉴往可以知今，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。此即与佛陀对话的主旨所在。不过，在与佛陀对话开始之前，我们先进行对话，以对世界文化发展以及佛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作出定位。

1. 传统与开放

林 沁 尊敬的先生，从我们以往所受的教育中获知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，由此而积淀的文化财富足以自傲于世并具有不可替代的永久的魅力。应该说，中国的传统文化烙上的是“中国印”。如果说传统文化是开放的，又如何体现“传统”二字呢？又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呢？

李觉明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：其一，什么是传统；其二，传统文化与开放的关系。

所谓传统，其实就是理解者内在地置身于其中的历史。有什么样的时代，有什

么样的理解者，就有什么样的传统。金代元好问曾有诗曰：“鸳鸯绣得凭君看，莫把真金度于人。”我们取其前句来解释传统，意思是，传统是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人所理解的历史。人们常说，“有一千个人，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”，这一千个哈姆莱特，是对莎士比亚的再创造，观众的主体意识注入了对象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就是这样一种意境。

林 沁 说老实话，过去我对“传统”二字不是很了解，总以为传统即是历史的，不现实的东西。现在听您这么一解释，使我对这一概念有了清醒的认识。这里不由想起鲁迅评价《红楼梦》中的一段话，“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家看见‘淫’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……”。

应该说，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导出了“传统”二字的真谛。

李觉明 是这样的。克罗齐曾说过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；萨特也曾说过：“人们是在历

史的行动中理解历史的”。对于每一个谈论传统的人来说，他既是旁观者，又是参与者；既是观众，又是演员；既是侦探，又是罪犯；既是食客，又是厨师；既是主体，又是客体。总而言之，人们总是将自己的人格、自己的情感、自己的命运投射到他所理解的传统中去。

林 沁 如果将传统仅仅解释为“理解”二字，恐怕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吧？

李觉明 那是自然。传统不只是我们理解的前提，我们自己也产生出传统。我们固然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，但我们必然要调整、修正、剔除和补充成见，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，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，传统就是这样发展的。

林 沁 这是不是说，传统决定我们，我们决定传统？

李觉明 是这样的。然而人作为有限的存在，是处在传统之中的。不管他是否了解这个传统，也不管他是否赞同，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观念——历史意识。我们始终只能在

传统中进行理解，不管意识到与否，传统总是影响并塑造我们。总之，理解者与对象，交互作用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融为一体，成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新的传统。

林 沁 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传统与开放的关系呢？

李觉明 传统是一个动态的、历史的、涵盖面很广的范畴。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文化或文化传统；同时，传统又是多元素的综合体，又是多个时代不断淘汰、选择、附会、积淀而成的。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必然是具体的、丰富的、多元的、多层次的立体网络。在它的发展过程中，总是在不断吸取新鲜血液，改变自身的内容与形式。这就意味着传统必须超越自我，扩大自我，接纳非我，融摄非我。此即传统的开放性。

林 沁 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
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果自我封闭，抱残守缺，其传统与文明自然走向衰落与灭亡。玛雅文化的消失应该是一个很

好的明证。

不过，我又有一个新的疑问：既然传统是开放的、流动的，那么在流动之中有没有常住的一面呢？

李觉明

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，都应是变异性与凝固性相结合的东西。就中华文化而言，即有一个亦革新亦恒常的东西在其中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，它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或本质特征。这种民族精神总是相对恒常的东西。比如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、刚健奋进、礼让互助、和平共处、克己奉公精神，尽管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与形式，但这些本质特征是不会有改变的，也是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东西。

因此，我们必须辨证地对待传统。传统是五光十色的，传统是与时俱进的，传统是因人而异的。传统是流动的，充满着活力，传统又是相对稳定的。总而言之，对于传统文化的分疏，对繁纷复杂的文化传统，均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，具体情况，具体分析，我们才能作出科学的、合乎理性的判断。

2. 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

林 沁 尊敬的先生：刚才我们就传统文化开放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。但在客观实际中，中国传统文化的隆替与衍变的历史是不是也是遵循这一轨迹呢？

李觉明 那是自然的。自古以来，中华文化就是大开放，大融合。中华文化是在华夏族与夷狄族的文化长期撞击、融合而形成的汉文化的基础上，继续与蒙、藏、苗、满、彝、壮等各兄弟民族文化碰撞、涵化、融合的结果。不唯如此，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，又是华夏文化、汉文化与人类其他民族的文化，如巴比伦、埃及、波斯、印度、阿拉伯、西方和苏俄、日本等民族文化直接或间接交融的结果。

林 沁 可是有人提出，中国文化是“封闭型”的。他们的理由是：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空间，因而中国文化是完整的内陆文化。这些人认为，中国的地理环境，是一完整的内陆。黄河、长江、珠江、辽河流域，多

为适合耕种的平原或丘陵，古中国人——如传说中的大禹父子虽然经历过治水斗争，但总的说来，其所面对的自然环境没有地中海地区那样险恶，无法产生像跨海泛洋的商业民族那种开放与竞争意识。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化自童年代起，就形成了一种内倾性性格，其精神取向则注重于伦理关系，整体意识，乐感心态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李觉明 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封闭的观点是错误的。从理论上讲，“地理环境决定论”不符合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；从客观上讲，华夏文化，汉文化自古即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传统，不断引进、吸收、融合域外各民族文化。尽管明清两代有部分帝王实行过“闭关自守”的政策，但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，而且这个时期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渗透也没有完全中断。

林 沁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开放大致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

李觉明 总的来说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时期：先秦时

期，两汉唐宋时期，明清时期。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化开放有着不同的内容与特点。

林 沁 请具体地作些解释。

李觉明 先秦时代的文化开放刚才我们在前面已谈及过，主要体现在华夏族对周边的夷狄等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接纳上。

春秋时代大学者孔子向少皞氏后代询问百官制度就是著名的一例。为此，孔子很坦然地说：“礼失，求诸野。”

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之需要，胡服射骑，更体现出了一种大胸襟，大气魄。

同时，先秦的思想家也为这种文化开放进行了鼓吹与赞扬。据《国语·郑语》记载，西周末年的史伯就认为“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”，意即声音单调不好听，颜色单一无文彩，一种味道就没有滋味，一种东西就无从比较优劣。据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记载，齐国大夫晏婴把这种文化之“和”喻为作汤羹，加上鱼、肉、佐料，精心烹调，就非常可口了，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”